

最早的“孔子拜见老子图”是怎样发现的

东平湖畔祖孙三代人的文物守护接力

本报记者孙晓辉

《尚书·禹贡》载“大野即蒲，东原底平”，是为东平得名之始。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东平县，黄河、大运河、大汶河三河交汇，大汶口文化、名人文化、渔家文化、民俗文化等相互交融，还有《水浒传》故事主要发生地东平湖，被誉为“三山三水四分田”的鱼米之乡、美食之乡。

最早呈现“孔子见老子”的汉墓壁画、汉隶书法精品《张迁碑》、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佛山石窟造像……千百年来灿烂的文明，给东平留下了丰硕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东平，吴澄航、吴绪刚、吴振东三代文人薪火相传，以笃志敬业的热忱、匠心传承的担当，矢志不渝地守护着宝贵的文化遗产。

脱下棉大衣护住张迁碑

东平县沙河店镇前河涯村吴氏一族，是当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香世家。吴澄航出生于1918年，自幼酷爱书法，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

1958年，吴澄航担任东平文化馆馆长。当时，文物工作归属于文化馆负责，他先后参加了泰安地区文物普查、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同时，对馆藏古代珍贵书画深入研究考证，临摹《曹全碑》《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张迁碑》等碑帖。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对书法研究颇深的吴澄航，一生“学张迁，写张迁”，对张迁碑更是充满真挚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为保护好这件文物，吴澄航组织几个老文化工作者，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张迁碑从文庙转运至县委礼堂，并连夜搭建了一个草棚隐藏起来，秘不示人。

1965年的一天晚上，东平县相关负责人悄悄来到吴澄航家，严肃地说：“澄航同志，我已经征求了上级意见，打算将《张迁碑》转运至泰安岱庙内保管。”闻此消息，吴澄航很是难过，他太爱《张迁碑》了，这是出土于东平的国宝，是东平自东汉以来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证。

数天后，县委正式下达通知，决定将《张迁碑》转移至泰安岱庙保护。转运那天，在即将起吊的那一刻，阴冷凛冽的寒风中，吴澄航脱下棉大衣，铺在车厢内，并从家里拿来棉被，仔细地塞在石碑四周，生怕在运输中造成一点磕碰损坏。注视着搭载张迁碑的车子渐行渐远，吴澄航像送别远行的亲人一样，恋恋不舍。

多年后，当吴澄航对儿子吴绪刚聊起这段往事，遗憾中带着几许欣慰。遗憾的是，《张迁



▲吴绪刚、吴振东父子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的一处石碑文物前交流。受访者供图

碑》从此离开了东平；欣慰的是，《张迁碑》有幸在动荡的年代中以完整保存，为国人留下了一件文化瑰宝。

1978年6月，在父亲吴澄航的言传身教下，吴绪刚踏进了文物保护的大门。

“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工作后，吴绪刚骑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揣着“本、杯、笔”，跑了两年多，行程两万多华里，踏遍了东平的沟沟坎坎，将原来47处文物点发掘到300多处，一大批墓葬、遗址、石窟、庙宇等在普查中得到保护。

在文物普查中，吴绪刚如饥似渴地学习文物知识，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延续至退休。翻看这些日记，泛黄的纸张，斑驳的字迹，记录着东平县从1978年至2011年间文物普查、征集、修复、管理等内容，如同一部鲜活的“东平县文物保护史”。

挖掘机下抢救出国家一级文物

在东平县博物馆的石刻陈列室，陈列着一件汉代铭文石柱画像石。石柱一面上部刻有“居摄二年”纪年铭文，下部印刻一立人物。该石柱于1997年7月出土于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金牛农场，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一件让吴绪刚感到骄傲与欣慰的国宝级文物。

汉代的东平被称为东平国，是汉朝的诸

侯王封国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东平汉代历史的描述多见于历史典籍当中，见证这段历史的文物出土还相对较少。对汉代文物的普查、搜索与挖掘，成为那个年代吴绪刚所在文保单位的工作重心之一。

1997年7月，东平县建设金牛农场时，施工队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吴绪刚听说“石头上有画”，立即赶赴现场，经鉴定这是一处汉代墓葬。正当吴绪刚站在墓边指挥抢救保护时，不远处一台挖掘机正在破碎条石。吴绪刚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专业的直觉告诉他，这是文物！吴绪刚跑到挖掘机旁，挥动双臂让挖掘机停止作业。挖掘机师傅不解地吼了一声：“你干什么？”随后还想继续施工。吴绪刚赶紧掏出一盒香烟，上车塞到挖掘机师傅手中，让挖掘机停止作业，并与同事从挖掘机铲斗下拖出了条石。

吴绪刚擦了擦条石上的黏土，模糊的铭文、画像若隐若现。他心里有了底，对施工方宣讲文物政策，组织车辆将条石运回仓库，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后经专家组鉴定，该条石为汉代“居摄二年”纪年铭文画像石。

“一盒香烟抢救出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吴绪刚保护文物的故事一时间在文物界传为美谈。

“东平在汉代的历史非常辉煌，不能让历

史只出现在书本上，没有文物佐证，就是历史的缺憾。”吴绪刚说。

如今，这件西汉末年的画像石柱被安放在东平博物馆内，无言地诉说着中国墓碑的历史变迁。据了解，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纪年画像石之一。

近年来，为挖掘东平文化，吴绪刚从未间断对文化遗迹的研究，先后在《文物》《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40余篇，对水泲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石刻艺术等形成了深邃独到的见解。四十多年来，吴绪刚新发现文物点332处，抢救、征集流散文物近千件，其中多件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2008年，吴绪刚被国家文物局核批为“当代文博专家”。

以敬畏之心再现文物华光

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如今，吴绪刚的儿子吴振东，已坚守在东平县文物保护岗位上22年。

自幼与文物结缘的吴振东，耳濡目染下，爱护文物的种子早已在心底萌发。当年的文物管理所人员少、设备差，为保护文物，几名职工住在库房周围。由于设备简陋，库房内的红外报警器经常发生误报，不管时间早晚、刮风下雨，只要警报一响，还是学生的吴振东就跟着父亲往库房跑，全然不顾个人安危。

参加工作后，父亲给他就立下了“从事文物工作，个人不得收藏文物”“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的原则。二十多年来，吴振东一直按照父亲的要求，默默坚守在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线。

2007年，全国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东平是文物大县，文物遗存丰富，为摸清文物家底，吴振东带领一组普查队员，进行拉网式普查，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头，都要详细走访、登记、拍照。他白天普查、开车，晚上整理资料，绘制每一个文物点的地理位置图和平面示意图。经过一年多的辛勤付出，建立了完整翔实的文物数据库。

面对破坏文物、危及文物安全的行为，吴振东也总是冲在最前面。

2011年10月，东平县一小区挖掘地基时，突然出现大量铜钱窖藏，一度被民工围观哄抢。接到举报后，吴振东立即赶到现场。

由于窖藏被破坏，吴振东组织人手将周边的土方全部过筛清理，查找散落的铜钱。为防止夜间被盗窃，他和一个同事晚上利用车灯和手电照明，不间断在现场巡逻。第二天，天蒙蒙亮，便和同事继续投入清理工作，直到傍晚全部清理完成，将铜钱运回博物馆

才放下心来，“一心想着抢救文物，两天没敢合眼。”

2021年6月，东平县破败多年的尧陵禅寺经过编制方案、上报审批、施工招标等工作，终于开工修缮。当地村里的一个包工头想承揽工程，但是因为没有古建筑资质不能投标。为达目的，包工头百般阻挠，甚至威胁吴振东等人。

面对威胁，吴振东无所畏惧。他告诉对方，文物修复不是简单的盖房子、垒院墙，一砖一瓦都有文化上的要求，绝不能因为是当地人就可以优先揽活，绝不能出现“损毁式”修复，绝不可出现愧对历史的瑕疵项目。经过几番斗智斗勇，对方自知理亏，主动退场。

2007年10月12日晚8时左右，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东平县老物资局院内挖掘地基时挖到古墓。吴振东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墓群虽然曾被盗掘，但墓壁上有精美的壁画，他立即联系警方保护现场，联系省内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壁画上有48个彩绘人物，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再现了汉代人的生活习俗。

经专家鉴定，这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早期壁画，国内极为罕见，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民俗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被评为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特别是孔子拜见老子的绘画形象，被认为是最早的“孔子拜见老子图”。在一个多月的挖掘过程中，吴振东注意收集整理资料，担任副主编编纂的《东平后汉代壁画墓》一书，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考古成果一等奖”。

多年来，吴振东牢记父亲的言传身教，先后组织编制实施了洪顶山摩崖刻经、棘梁山石刻、尧陵禅寺、清真寺、前口头古民居等文保项目20多个，参与考古挖掘项目7个，抢救文物11次，撰写论文10余篇，多次被评为“泰安市文物保护先进个人”。

如今，经过东平县数代文保人的保护、发掘与传承，东平县现有文物古迹500余处，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达83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京杭大运河东平段）、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13处、市级25处。东平县博物馆是泰安安全市县域唯一的国家级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总量位居山东省县级第二位。

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在吴绪刚、吴振东看来绝对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情怀的寄托。“文化工作者一旦进入文博这个门，一辈子是‘文物人’。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把前人的工作往前推进，使文博工作不断发扬光大，这是传承和责任，也是我感到最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吴绪刚说。

“二七”百年，激励中国铁路人接续奔跑

李溢春

在长安街与复兴路的交汇之处，一座建筑“二七剧场”，一条道路“二七剧场路”，横贯东西衔接南北在这里交汇。

京郊西南，永定河畔，卢沟桥边，刚刚开通运营半年多的亚洲第一站——北京丰台站里人头攒动，京广高铁上奔驰的复兴号列车来往穿梭，京广铁路线上生生不息的汽笛依旧铿锵。

京广铁路曾经的出京第一站——长辛店站和“二七”纪念馆，一左一右坐落在京广铁路线路的两侧。100年前旅客出行的喧嚣和热闹，工厂内震耳欲聋的钢铁撞击，被站前广场上休闲的老翁与嬉戏打闹的孩童所替代。

一百年前，1923年2月7日，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这里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二七大罢工”。“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在长辛店工厂内的慷慨激昂，唤醒劳工千千万万。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最高峰。毛泽东曾说，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从此，这颗“北方的红星”，就不断照耀我们前行。

历史前缘

京广铁路的前身是卢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至湖北汉口）动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卢沟桥至保定段修通。时隔七载，1906年，保定至汉口段修通，至此全长1214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汉铁路融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



▲参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的少年儿童。

禧太后及皇室成员，从西安返京途中，第一次乘坐京汉铁路火车专列。也许是感受到火车带来的便利，慈禧萌生了修建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的念头，这样到清西陵祭祖可乘搭火车。刚刚在津山铁路（天津至山海关）建设中崭露头角的詹天佑，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总工程师。

铁路修建正值北方隆冬，再加上时间紧迫，考虑到铁路的特殊用途，初出茅庐的詹天佑，用关内外铁路局借来的旧轨及枕木，采取减少枕木间距、路基建成即铺轨等施工方法，在大大节约成本的基础上，6个月的工期缩短至4个月，完成了自己修建中国铁路的处女作。

1903年4月5日，慈禧及光绪乘坐专列，从北京永定门上车，经京汉铁路、新易铁路到梁

各庄，全程120公里，耗时仅两个多小时。慈禧对这次乘坐火车的祭祖之旅很满意，在赏赐相关人员的同时，将车上一切摆设赏赐给詹天佑。至此，一直被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的铁路，开始被统治者接纳，詹天佑也由此声名鹊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而是新易铁路。詹天佑在修建新易铁路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为他随后成功修建京张铁路，奠定了基础。

红色基因

由京汉铁路延伸出来的奇迹，始终在前行的车轮中激荡。长辛店位于京汉铁路北京与保定之间，在铁路修建的同时，建设了机车

制造厂（即“二七”机车厂的前身），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产业工人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并逐渐演变成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

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先后来到长辛店传播革命火种，中国近代第一个工人俱乐部——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由此产生，并迅速遍布中华大地。1918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情况。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从此，包括京汉铁路在内的中国铁路，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京汉铁路开通43年之后，又一个初春，1949年3月，硝烟还未散尽，一群穿着粗布衣衫的人们，怀揣着“进京赶考”的谦逊，从京汉铁路涿县站登上火车，驶过长辛店、暂停丰台站，取道京张线，落脚清华园。随后，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至此，京广和京张两条铁路线与生俱来的奇缘，在“赶考之路”上的无缝衔接，为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7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新中国即将迎来73周年华诞之际，县级市涿州始发终到首都北京的G6702次高铁列车鸣笛始发，沿着“进京赶考”路，成为众多上班族每日来往两地的交通工具。

不断超越

在长辛店孕育诞生，受“二七”精神洗礼，一代又一代中国铁路人接续奔跑。

2012年12月26日，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纵向往主通道之一，全长2298公里、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高铁

开通运营。京广铁路与京广高铁，在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90周年到来之际，以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方式，高普结合，同框联袂。

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在雪域高原跑出最美“天路”。

2022年1月6日，为北京冬奥会量身定制，全球首创时速350公里并搭建5G超高清直播室的“瑞雪迎春”号动车组鸣笛首发。

2022年6月20日，经过4年的改扩建，亚洲最大铁路客运枢纽——北京丰台站正式开通运营。同日，具有中国完全知识产权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京广高铁北京至武汉段实现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100年太短，如白驹过隙。从铁路之父詹天佑崭露头角的处女作——新易铁路，到世界最长高铁线路——京广高铁；从长辛店小站出发，到亚洲最大铁路交通枢纽——北京丰台站。从长辛店工人运动摇篮里注入的红色基因，到勇当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火车头”；从中共中央乘坐火车“进京赶考”，到全国县级市涿州开始首都始发终到的复兴号高铁通勤列车……如今，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发展到“一带一路”联通世界，截至目前，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突破15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已达4万多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全国铁路网基本覆盖常住人口20万以上城市，高速铁路网覆盖80%以上的大中城市。

日行万里，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从京广铁路到京广高铁，从京津城际到京雄城际、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从京哈高铁到拉林铁路……大漠戈壁、东海之滨、雪域高原、白山黑水，一张日益延伸的高铁网络，正在改变和重构着共和国的地理版图，在国人日常通行中不可缺少。